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详解与注释

主编 杨佩祯 罗世凯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

详解与注释

主 编 杨佩祯 罗世凯

副主编 邓美凤 刘凤君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1991 年·沈阳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资本论》第一卷

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详解与注释

主 编 杨佩祯 罗世凯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东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110006 沈阳·南湖)

(辽新出许字 89084 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字数: 123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册

责任编辑: 刘宗玉

责任校对: 郭爱民

封面设计: 唐敏智

责任出版: 秦 力

ISBN 7-81006-346-4/Z·79

定价: 2.70 元

前 言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名著，曾经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并且在欧洲各国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一百年过去了。如今，人们在用各种思维方式回忆着过去，思考着现在，也在探索着未来。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它的根本优越性是什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善良愿望，还是客观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途究竟会怎样？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说的那些理论现在还灵不灵？……等等。回答这些重大课题，应当到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去寻觅，应当从社会实践升华的科学理论中去获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从历史实践过程和升华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重大课题的科学著作。这部著作深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其基本原理。它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个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读课本。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这部原著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理论观点以及书中一些生僻词语、句子，我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第 1 版）为范本，对原著中的“德文第一版序言”、“英文版导言”和三章正文的内容，进行逐章、逐段的详解和注释。文字力求简明、准确和通俗易懂。书前引录了原著全文，以便于对照阅读。

关保儒教授对本书进行了审定，王维周、万曙光同志在核对资料 and 文字上做了很多工作，在此深表感谢！由于水平有限，本书的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赐教指正。

编 者

1991 年 7 月

目 录

前 言

德文第一版序言 (1)

英文版导言 (3)

一 (27)

二 (38)

三 (46)

1. 写作背景介绍 (63)

2. 德文第一版序言逐段详解 (65)

3. 英文版导言逐段详解 (67)

4. 第一章逐段详解 (81)

5. 第二章逐段详解 (92)

6. 第三章逐段详解 (98)

德文第一版序言注释 (117)

1. 拉法格(序言第1自然段) (117)

2. 《社会主义评论》(同上) (117)

3. 《社会民主党人报》(序言第2自然段) (117)

4. 唐·吉珂德挺着长矛同风车搏斗(序言第5自然段) (117)

英文版导言注释 (118)

1. 三部八开本巨著(导言第3自然段) (118)

2. 复本位制(同上) (118)

3. 柯瓦列夫斯基(导言第6自然段) (118)

4. 唯名论 (导言第 11 自然段)	(118)
5. 培根 (导言第 12 自然段)	(118)
6. 自然神论 (导言第 17 自然段)	(119)
7. 救世军 (导言第 20 自然段)	(119)
8. “新康德主义” (导言第 23 自然段)	(119)
9. 马丁·路德 (导言第 32 自然段)	(119)
10. 加尔文 (导言第 33 自然段)	(120)
第一章注释	(120)
1. “就其理论形式来说, 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第 1 章第 1 自然段)	(120)
2. 悟性 (第 1 章第 2 自然段)	(121)
3. “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 (第 1 章第 3 自然段)	(121)
4. “而理性的国家, 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第 1 章第 3 自然段)	(121)
5. 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 (第 1 章第 4 自然段)	(121)
6. 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 (同上)	(122)
7.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 (同上)	(122)
8.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 (同上)	(122)
9. 摩莱里和马布利 (同上)	(123)
10. 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 (同上)	(123)
11. 法国革命 (第 1 章第 6 自然段)	(124)
12. 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 (同上)	(124)
13. “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 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同上)	(125)
14. 卡莱尔 (同上)	(125)
15. 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181)..... (第1章第19自然段)	(125)
(1816. 蒲鲁东的交换银行(第1章第28自然段).....	(126)
(1817. 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第1章第29 自然段)	(126)
第二章注释	(127)
1. 近代德国哲学(第2章第1自然段)	(127)
(2812. 2. 亚里士多德(同上)	(127)
(2813. 3. 笛卡尔(同上)	(127)
4. 斯宾诺莎(同上)	(127)
5. 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同上)	(127)
(2816. 6. 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同上)	(128)
7. 赫拉克利特(第2章第2自然段)	(128)
8. “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 里才开始”(同上)	(128)
9. “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同上)	(128)
10. “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 (同上)	(129)
11. 培根和洛克(同上)	(129)
(1812.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第2章 第2自然段)	(129)
(1813. 13. 拉普拉斯(第2章第5自然段)	(129)
14. 牛顿的……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第2章 第5自然段)	(129)
(1815. 15. “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 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第2章第7自然段)	(130)
16. “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 (第2章第3自然段)	(130)
(2817. 17. “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具有关于思 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同上)	(130)
18. “188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第2章 第9自然段)	(131)

19. 英国的宪章派运动 (同上)	(131)
第三章注释	(131)
1. 农村中有马尔克 (第3章第10自然段)	(131)
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 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面: 每一 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 组织性” (第3章第11自然段)	(132)
3.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 (同上)	(132)
4. “……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 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 点” (同上)	(132)
5. “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把工人钉在资本 上, 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 得更牢” (第3章第12自然段)	(133)
6. “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 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 (第3章第13自然段)	(133)
7. “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 (第3章第15自然段)	(134)
8. “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同上)	(134)
9.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 象幽灵一 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 (第3章第16自然段)	(134)
10. “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同上)	(135)
11.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 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 (第3章 第17自然段)	(135)
12. (“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但归根到底是没有 科学根据的 (第3章第24自然段)	(135)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一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来自 1878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 1880 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 1882 年在日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拉萨尔已经根本不在他的演说和宣传小册子中避免使用外国字，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诉苦。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国字。我

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国字。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必要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的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它不能说明，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内容却刚刚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人，较之“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末我实际上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亨利希·冯·济贝耳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如果唐·吉珂德挺着长矛同风车搏斗，那末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科·判扎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

^①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345—347页

英文版导言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

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显然也是够麻烦的。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具有一种极其笨拙的 *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便首先一定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从来都只是为了最后导致这个新发现的卓绝的理论。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员起来向一切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攻、特别是向马克思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 1886 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现在法国众议院中利尔市的议员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我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了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并于 1880 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

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册子已经用十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个附录之所以收入英译本中，是因为考虑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更不为人所知。这篇附录仍旧保持了原状，我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经有包括几代人的庞大的宗法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后来，当公社范围扩大，太不便于共同经营的时候，便出现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现象。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即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资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出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

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企业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发动的机器来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动作^①。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到英国“体面人物”^②的偏见，那末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坏。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③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

①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这篇引言从开头到“调整机器的动作”为止的几段被删去。——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经院哲学家”，而是“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①〔“痛苦”〕②。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③；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

① 《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 *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它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经验”；在这句话之后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

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 and 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们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165页。——编者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在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象巴克兰德和曼特耳那样的地质学家也歪曲自己科学中的事实，以避免同创世记的神话有太多的冲突；而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肮脏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总之，随着橄榄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和传播，大陆在宗教问题上的怀疑论也致命地传播开了，而且事情达到这样的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没有象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在体面这一点上，却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要比“救世军”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对不信教思想的进展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诅咒的人，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象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造的商标，而肯定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如果知道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两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